

從文獻典籍看嶺南 黃大仙信仰的演進過程

羅立群*

皇初平傳說，江浙一帶的信眾將其從傳說的神仙過渡成歷史真實人物。傳入嶺南之後，與嶺南本土黃姓大仙傳說疊合互動、相互攀附，成為嶺南地區最具影響力的宗教民俗信仰之一，具有鮮明的嶺南文化特徵。我們從中看到宗教改造、信眾附會、攀附和地域文化影響而形成的嶺南黃大仙信仰的演進過程。

黃大仙信仰起源於浙江金華，明代中晚期傳入嶺南，與嶺南地區的社會民情、文化環境產生了良好的親緣互動，成為嶺南地區最具影響力的宗教民俗信仰之一。宗教民俗信仰是相對於主流宗教而言的，它沒有組織形式，沒有系統的教義教理，主要在下層民眾中傳播，且與當地的民間風土人情結合緊密，其信仰“重心在宗教而不在哲學，其對教義的理解，往往與高僧高道有很大的差異”⁽¹⁾。學界對嶺南黃大仙信仰的研究已經取得了一定的成果，對嶺南黃大仙信仰的文獻整理、起源探尋、興盛原因的分析和旅遊資源的開發等方面作了十分有益的探討，為進一步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礎。但也存在某些欠缺，如對黃大仙信仰文獻典籍的考辨及其傳佈、演進過程的探討，對嶺南黃大仙信仰地域性特徵的研討，對嶺南黃大仙信仰世俗化及現代化轉型的分析等方面，都有明顯的缺陷。本文試圖以黃大仙文獻典籍為依據，對嶺南黃大仙信仰的傳播、演進過程進行較為深入的研究。

《神仙傳》- 皇初平 - 黃初平

關於黃大仙的典籍記載，已有學者進行過專門的研究，並將這些固態化、穩定化的文獻資料與文人的詩歌、民間的傳說、宮觀建築以及自然與人文景觀相互印證，具有一定的深度和廣度。但是仔細研讀文獻典籍，還有些許疑問沒有解決，需要認真研究。

黃大仙的文獻記載最早見於晉代葛洪《神仙傳》：

皇初平者，丹溪人也。年十五，而家使牧羊。有道士見其良謹，使將至金華山石室中。四十餘年，忽然不復念家。其兄初起，入山索初平，歷年不能得見。後在市中，有道士善卜，乃問之曰：“吾有弟名初平，因令牧羊，失之今四十餘年，不知死生所在。願道君為占之。”道士曰：“金華山中有一牧羊

* 羅立群，暨南大學人文學院教授。本文是“廣東省高等學校學科和專業建設專項資金”資助項目階段性研究成果，項目編號為：2013WYXM0014。



兒，姓皇名初平，是卿弟非疑也。”初起聞之驚喜，即隨道士去尋求弟，果得相見，兄弟悲喜。因問弟曰：“羊皆何在？”初平曰：“近在山東。”初起往視之，不見羊，但見白石無數。還謂初平曰：“山東無羊也。”初平曰：“羊在耳，但兄自不見之。”初平便乃俱往看之，乃叱曰：“羊起！”於是白石俱變為羊，數萬頭。初起曰：“弟獨得神通如此，吾可學否？”初平曰：“唯好道，便得耳。”初起便棄妻子，留就初平。共服松脂茯苓。至五千日，能坐在立亡，行於日中無影，而有童子之色。後乃俱還鄉里，親族死亡略盡，乃復還去。臨去，以方授南伯逢。易姓為赤，初平改字為赤松子，初起改字為魯班。其後傳服此藥而得仙者數十人焉。⁽²⁾

葛洪《神仙傳》今見於各家從書，《四庫全書》、《廣漢魏叢書》、《增訂漢魏叢書》、《說郭》、《重編說郭》、《龍威秘書》、《說庫》、《藝苑摺華》、《五朝小說》均有輯錄，《太平廣記》〈神仙類〉也有引錄。此外，《雲笈七籤》、《歷世真仙體道通鑒》、《道藏精華錄》等道教典籍也有收錄。現存葛洪《神仙傳》主要版本大多刊刻於明代。《四庫全書》本乃明末毛晉所刊，記錄八十四位神仙；而《廣漢魏叢書》本則記錄九十二位，後又刊於《增訂漢魏叢書》、《龍威秘書》、《說庫》，均有自序。這兩種本子差異較大。《雲笈七籤》卷一〇九節錄二十一人，全在《四庫全書》本中，次序大體脗合，文字也很接近。《說郭》卷四三摘錄本（祇摘名號梗概，有自序）也收錄八十四人，見於《四庫全書》本者八十一人，缺三人，另多出《四庫全書》本三人，次序大體一致。可以認定《四庫全書》收錄的《神仙傳》是較早的版本。⁽³⁾《廣漢魏叢書》本則據《太平廣記》、《歷世真仙體道通鑒》等輯錄而成，頗有偽濫、雜湊之嫌。又有《藝苑摺華》本，五卷，二十九人，即《漢魏》本前五卷。《道藏精華錄》本乃取《漢

魏》本，又增若士、華子期二人，共九十四位神仙。《五朝小說·魏晉小說》雜傳家、《重編說郭》卷五八收一卷本，乃刪節自《說郭》本，收錄七十九人，有序。宋代《紺珠集》卷二摘錄三十五條，凡三十一人，《類說》卷三摘錄四十五條，凡四十一人，多有錄自其他仙傳者。大約《神仙傳》一書，自宋代以後已為後人竄亂增益。以上諸本所載可信者凡九十九傳。然據唐梁肅《神仙傳論》（《文苑英華》卷七三九）云，《神仙傳》凡一百九十人，五代天臺道士王松年〈仙苑編珠序〉云一百一十七人。元趙道一《歷世真仙體道通鑒序》云千有餘人，此乃道士故為大言，不可信。《神仙傳》佚文多見諸書，唐王懸河《三洞珠囊》、《仙苑編珠》、《太平御覽》、宋道士陳葆光《三洞羣仙錄》等書均輯錄《神仙傳》，其中多有佚文。⁽⁴⁾

大仙是“皇初平”，還是“黃初平”？以往的研究對此缺乏深入的考察，而古文獻的記載也不一致。《廣漢魏叢書》本卷二、《說郭》卷四三〈神仙傳〉、《初學記》卷二九、《蒙求註》卷中、《施註蘇詩》卷一四〈和子由送將官梁左藏仲通〉註引《神仙傳》均作“黃初平”。而《雲笈七籤》卷一〇九〈神仙傳〉、《藝文類聚》卷九四、《仙苑編珠》卷上、《太平廣記》卷七、《太平御覽》卷六七四又卷九〇二、《事類賦註》卷七、胡仔《苕溪漁隱叢話》後集卷三〇、任淵《山谷內集詩註》卷一〇〈戲答俞清老道人寒夜三首〉之三註、史容《山谷外集詩註》卷七〈汴岸置酒贈黃十七〉註、李劉《四六標準》卷二〇〈代回成都黃待制〉註、卷四〇〈代回婺州趙守〉註、鄧名世《古今姓氏書辯證》卷一五、王應麟《姓氏急就篇》卷上等引《神仙傳》及元趙道一《歷世真仙體道通鑒》卷五都寫作“皇初平”，《四庫全書》本也寫作“皇初平”。

香港黃兆漢先生認為，早期“皇初平”與“黃初平”是並用的。他在《黃大仙考略》中指出：“據隋代虞世南《北堂書鈔》所引的《神仙



傳》是作‘黃’的。”又稱宋人著作《太平寰宇記》也寫作“黃初平”⁽⁵⁾。但從文獻記載來看，唐宋書大多寫作“皇初平”，稱作“黃初平”的很少。宋代倪守約撰《赤松山誌》，對大仙的身世進行了較詳細的描述，指出大仙的事蹟“神仙傳記之所錄，經典碑銘之所載，父老之所傳，風月之所詠，觀乎此，則不待旁搜而後知之也。”⁽⁶⁾倪守約通過神仙傳記、經典碑銘、民間傳說和詩詞傳誦四個方面的考察，最終“採樵源流，舉其宏綱，撮其機要，定為一編”，將民間傳說的神仙過渡成民俗信仰中的歷史真實人物。⁽⁷⁾關於大仙的姓氏，倪守約《赤松山誌》考證如下：

丹溪皇氏，婺之隱姓也。⁽⁸⁾皇氏顯於東晉，上祖皆隱德不仕。明帝太寧三年(西元325年)四月八日皇氏生長子，諱初起，是為大皇君。成帝咸和三年(西元328年)八月十三日生次子，諱初平，是為小皇君。⁽⁹⁾

倪氏的記載明確標示出大仙姓“皇”，並將神仙傳說與地方景觀緊密相連，記錄了大仙的出生地和師承。作為地理方誌的史料文獻，《赤松山誌》具有明顯的地域特徵，並成為後世方誌系統相關記錄的沿襲藍本。“丹溪”是傳說中神仙居住處，無從考證。元代趙道一編著《歷代真仙體道通鑒》云：“皇初平，丹溪人，一云蘭溪人。”⁽¹⁰⁾將皇初平籍貫改定金華蘭溪。此後，康熙年間《金華府誌》、雍正年間《浙江通誌》均依此記錄。自晉至宋，“二皇君”聲名遠播，身價倍增，供奉其神像的赤松觀“香火綿滋，道士常盈百，敬奉之心，未有涯也”⁽¹¹⁾，其“宮殿、亭宇、廊廡、碑碣、誥敕、御墨及名公巨卿題跋，為江南道觀之冠”⁽¹²⁾。宋代最盛，皇帝兩次敕封二皇君，多次召見、賞賜赤松觀主持。宋代以後，金華二皇君信仰之風逐漸衰微。

皇初平 - 黃野人 - 黃大仙

在金華皇初平信仰傳入嶺南之前，嶺南早已存在大量的黃姓大仙的傳說，其中羅浮山黃野人的傳說最具有影響力。唐代著名文人李翱在嶺南做官期間，記錄了羅浮山王野人的神奇傳說：

王野人名體靜，蓋同州人，始遊羅浮山觀。原未有室居，縫紙為裳，取竹架樹，覆以草，獨止其下。豺豹熊象，過而馴之，弗害也。⁽¹³⁾

到了宋代，羅浮山野人的傳說依然盛行，但已從“王野人”變成了“黃野人”。郭之美在《羅浮山記》的序中云：“訪諸山僧，得唐元和中黃野人所集異事二十條。”⁽¹⁴⁾這裡所說的“唐元和中黃野人”應該就是李翱記載的“王體靜野人”。粵語方言“王”“黃”同音，不易區別，口耳相傳，難免以訛傳訛。蘇軾在〈寄鄧道士〉一詩的引言中寫道：“羅浮山有野人，相傳葛稚川之隸也。”⁽¹⁵⁾葛稚川即葛洪，晉代著名的道教理論家、煉丹家和醫學家。他先後兩次來到嶺南，隱居羅浮山煉丹、採藥、修道，對嶺南道教的发展產生了重要的影響，如今，在羅浮山上還留下了多處葛洪煉丹製藥的遺跡。與葛洪攀上了師徒關係，借助葛仙師的影響力，黃野人的傳說在嶺南流傳更加廣泛。嘉靖《惠州府誌》描述了黃野人跟隨葛洪煉丹修道，最終修成地行仙。清康熙年間《羅浮山誌》記載宋代羅浮山葛仙祠中塑有黃野人像：“(沖虛觀)宋時改觀雲堂，惟祠洞賓。其右曰葛仙祠[……]正座塑葛洪，旁右黃野人侍立。”⁽¹⁶⁾宋代以後，各種記錄羅浮山黃野人傳說的野史筆記紛紛問世，如蔡條《西清詩話》、張端義《貴耳集》、胡應麟《少室山房筆叢》、陳槿《羅浮誌》、范端昂《粵中見聞》、陳伯陶《羅浮誌補》、宋廣業《羅浮山誌會編》、王建章《歷代神仙史》等均有相關記載，而屈大均的《廣東新語》對黃野人的各種傳說搜集得最為詳備：



黃野人，相傳葛洪弟子。洪仙去，留丹柱石間，野人服之，居羅浮為地行仙。往往與人相遇，或為黃冠，或儒者，或為溪翁山婦；或牛，或犬，或鳥，或大蝴蝶。凡山中所有物，皆能見之。蘇子瞻常遊羅浮，見一田姬負兒，嘲其黑乳，姬答歌多言子瞻隱事。子瞻大驚，欲就語，姬忽不見。子瞻嘗云，羅浮有一野人，相傳為葛稚川之隸。有道士鄧守安者，嘗見其足跡長二尺許。大均嘗至羅浮，一人云：有僧於黃龍洞遇一老者，意其為黃野人也，拜求丹藥，老者指虎糞示之。僧見虎糞猶煖，有氣蒸然，且雜獸毛，腥穢不敢嚙。俄而虎糞漸漸滅僅餘一彈丸許。一樵者至取吞之，異香滿口，後得壽百有餘歲[……]有一僂僂者遇之，令於道上俯拾一石以進，及起則腰脊自如。又有樵者患腳瘡不愈，一老人隔溪喚之使前手削木皮敷之，其瘡即愈[……]山中仙靈頗眾，人稀得見，惟黃野人數數與人遇。其事見山誌，不可枚舉。大率每年九月六日至九日，黃野人必出，以是日候之，然往往見之不識云。⁽¹⁷⁾

從典籍文獻來分析，金華皇初平與羅浮山黃野人應該分屬不同的傳說體系，金華皇初平傳說注重的是自然景觀與民俗風物，如金華觀前的白羊石、二仙橋、二仙井，以及九峰銀毫茶、黃大仙菜等。而羅浮山黃野人傳說更強調務實致用的人文關懷，如醫病除疾的療效和求難問疑的靈驗等。很明顯，這種差異與嶺南地域重實利、講實惠的務實型文化特徵有關。⁽¹⁸⁾

明代中晚期，金華小皇君的仙道傳說流入嶺南地區，因為嶺南存在多種地方性的黃大仙傳說，除了羅浮山黃野人之外，還有新會流傳的黃歸南、黃雲元的傳說，東莞流傳的黃潤福的傳說等，所以金華皇初平的傳說進入嶺南以後，與這些嶺南地域的黃姓大仙傳說互相交合、雙向攀附，最終成為一個信仰整體——嶺南黃大仙信仰。對於嶺南本土的源自地方傳說的黃姓大仙故事，在它們流傳的過程中，廣大信眾很自然地將

其納入嶺南黃大仙信仰的主流之中。如羅浮山中建赤松黃大仙祠，祠名冠以“赤松”二字，說明這裡供奉的黃大仙，不僅僅祇是羅浮山中的黃野人大仙，也被認為是金華皇初平大仙，在信眾的眼裡，二者已經融為一體。又如清代林星章主修的《新會縣誌》記載：

叱石巖[……]石多如羊，舊呼羊石坑。明大司寇黃公輔取黃初平叱石成羊之義易今名。⁽¹⁹⁾

很明顯，新會境內的“叱石巖”是從金華皇初平叱石成羊的傳說演化而來的，而新會流傳的黃歸南、黃雲元等黃姓大仙的影響正逐漸淡化，並匯入嶺南黃大仙信仰整體。清光緒丁酉(1897年)，嶺南第一個黃大仙道壇——普濟壇創立，供奉的是金華黃初平大仙，隨後相繼創立的普慶壇、普化壇，供奉的都是金華黃初平大仙，而香港黃大仙祠內有一篇〈赤松黃大仙師自述〉碑文曰：“予初乃牧羊之孩，牧羊於浙江金華府城北之金華山。”證明香港黃大仙祠供奉的也是金華黃初平。可見，進入嶺南的金華皇初平傳說，已經融入嶺南民俗信仰，被嶺南社會接受，嶺南黃大仙信仰的主體尊神是金華皇初平大仙。

另一方面，傳入嶺南的金華皇初平大仙，在融入嶺南民俗信仰的過程中，也吸收了嶺南本土的黃姓大仙的傳說故事，且經過嶺南信眾的附會、改造，被塑造成一位嶺南區域的顯神，表現出十分鮮明的嶺南文化特徵。首先，對於大仙的姓氏，“皇初平”改定為“黃初平”。明代以前的典籍文獻雖也有寫作“黃初平”，但絕大多數都作“皇初平”，宋代倪守約《赤松山誌》還為“皇”姓找出依據。皇初平事蹟自明代傳入嶺南後，一是“皇”“黃”同音，民間流傳不易區別；二是嶺南本土有許多“黃大仙”，在相互疊合、雙向攀附的流傳過程中，“黃初平”更易為嶺南信眾所接受。明代以後的文獻典籍大多記載為“黃初平”。明代徐道《歷代神仙演義》這樣記述：“(皇)初平歸淮陰黃石山，改名黃石



公。”⁽²⁰⁾ 似乎“皇”改姓“黃”，與黃石山地名有關，還將黃大仙與另一位神仙黃石公扯上了關係，這當然祇是一種傳說。其次，與金華皇初平相比，嶺南黃大仙貼上了“醫神”的標籤，這主要得益於羅浮山黃野人的傳說。羅浮山是嶺南道教聖地，物產瑰奇，丹砂草木遍佈山野，為道教煉丹採藥提供了物質保障。明許迥《書羅浮圖》寫道：“是山在晉時有抱樸子、黃野人者，因採藥居之，相傳仙去，故言是山必歸二人焉。”⁽²¹⁾ 民間傳說中黃野人以各種面貌出沒山間，施藥治病，救濟百姓。初入嶺南的金華皇初平要在此地紮根，就必須充分利用本土黃大仙的優勢，親緣互動，迅速與黃野人信仰疊合在一起，以“醫神”形象普濟世人。再次，傳入嶺南的金華皇初平信仰在嶺南文化的背景與傳統中，順應、迎合嶺南信眾的信仰要求，凸顯了“有求必應”的信仰特徵。金華皇初平信仰表現的主要內容是地域風物和地方民俗，有着鮮明的地方文化特徵，進入嶺南之後，其信仰核心隨着社會環境、文化心理發生變化。嶺南社會重商、務實，嶺南文化開放、多元，嶺南民風古樸率真、崇信巫鬼，又善於相容、變通。在這樣的文化環境與生活習俗裡，從金華飛越群山、漂洋過海進入嶺南的皇初平就演變成爲醫神、財神乃至“有求必應”的全能神。

綜上所述，嶺南本土早就有黃大仙信仰，金華皇初平傳說自明代傳入嶺南後，順應嶺南的社會環境與文化習俗，與地方性的神仙傳說交融互動，充分利用嶺南本土的“黃大仙”符號，不但姓氏最終改定，且有着鮮明的嶺南文化特徵。我們從中不難看到宗教改造、信眾附會、攀附和地域文化影響而形成的嶺南黃大仙信仰的演進過程。

【註】

- (1) 牟鍾璽、張踐著《中國宗教通史》(下)，北京：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，2003年，頁1222。
- (2) 《文津閣四庫全書》子部〈道家類〉，第353冊 北京：商務印書館，2005，頁85。
- (3) 《四庫全書總目提要》認為，今存《神仙傳》是晉代原書。學界對此觀點有異議，如邱鶴亭《列仙傳註譯 神

仙傳註譯》認為：“該書原帙恐已無傳，故《道藏》未收。”李劍國《唐前志怪小說輯釋》認為，《神仙傳》宋代以後已失本書原貌，增益偽作頗多。

- (4) 《神仙傳》輯錄情況，參考李劍國《唐前志怪小說輯釋》(修訂本)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1年。
- (5) 黃兆漢：《黃大仙考略》，臺北：臺灣學生書局，1995年，頁97。
- (6) (7) [宋]倪守約：《金華赤松山誌序》，《四庫提要著錄叢書》“史部”(第249冊)，北京：北京出版社，2012年，頁500。
- (8) 作者按：皇姓沒有列入百家姓前一百位。皇氏源出有二，其一，據《風俗通義》載：“三皇之後，因氏焉。”其二，據《左傳類纂》云：“出自子姓宋戴公之子充石，字皇父，其子孫以王父字爲皇父氏，或去父稱皇氏。”又《姓考》載：“春秋時鄭公族有皇氏。”
- (9) (11) [宋]倪守約：《赤松山誌》，《四庫提要著錄叢書》“史部”(第249冊)，北京：北京出版社，2012年，頁501。
- (10) [元]趙道一：《歷代真仙體道通鑒》卷五，顧廷龍主編《續修四庫全書》1294冊“子部·宗教類”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2年，頁274。
- (12) [清]鄧鍾玉：《金華縣志》卷五，光緒二十年修，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，頁236。
- (13) [清]陳裔虞：《乾隆博羅縣志》卷十二，上海：上海書店出版社，2003年，頁543。
- (14) [宋]郭之美《羅浮山記》序，《羅浮山誌會編》(故宮珍本叢刊第263冊史部〈地理類山水〉)，故宮博物院編，海南出版社，2001年，頁73。
- (15) 《蘇東坡全集》(3)，珠海：珠海出版社，1996年，頁1790。
- (16) 康熙年間《羅浮山誌》，《羅浮山誌會編》(故宮珍本叢刊第263冊史部地理類山水)，故宮博物院編，海南出版社，2001年，頁70。
- (17) [清]屈大均：《廣東新語》卷二十八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5年，頁729-730。
- (18) 關於羅浮山黃野人傳說的流傳情況，閻江〈嶺南黃大仙考辨——以羅浮山野人傳說爲中心〉一文(《宗教學研究》2007年第1期)論述較為詳細。按：金華皇初平與羅浮山黃野人，嶺南宗教界人士普遍認為是同一個人，但從文獻記載分析，金華黃初平的故事在葛洪《神仙傳》中已有記錄，說明其人其事在葛洪之前便在民間流傳，而羅浮山黃野人依托爲葛洪弟子，其傳說當在金華皇初平之後。
- (19) [清]林星章修 黃培芳等纂：《新會縣志》卷二十八，道光二十一年刊本 成文出版社印行，頁38。
- (20) [明]徐道：《歷代神仙演義》，瀋陽：遼寧古籍出版社，1995年，頁306。
- (21) [明]許迥：《書羅浮圖》，轉引自陳晨博士學位論文〈嶺南黃大仙信仰研究〉，2010年，頁160。